



都市晨报文学奖

王建 主编

88人新作精选

徐州市作家协会 都市报社 选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王建 主编

88人新作精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晨报文学奖——88人新作精选一/王建 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3

(黄河文丛/桑恒昌 赵庆君主编)

ISBN7-5059-4252-2

I.都...II①王...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5958 号

书 名 都市晨报文学奖——88人新作精选(黄河文丛 1-10)

主 编 桑恒昌 赵庆君

作 者 王建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制 作 徐州市新都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济阳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4252-2/L.3317

套 价 138.00 元



都市晨报文学奖



都市晨报与徐州文学

王建

都市晨报是徐州最年轻的一张报纸，2001年5月8日才正式创刊。转眼之间，即将为她两周岁生日祝福喝彩的热心读者就已达百万之众。事业蒸蒸日上，美誉与日俱增，当然主要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优生优育”环境，但今天我想说，晨报的成功，也不应当抹煞文学的功劳。

晨报与文学是有着神秘的不解之缘的。

晨报是一张大俗而又大雅的城市生活报，俗是她的处世方式，因为俗，所以亲和力高；雅是她的立身品性，因为雅，所以感召力好。晨报天生洋溢并散发出一种温婉清冽的文学情结，所以一举手一投足都不经意间闪烁着诗歌的睿智，散文的洒脱，小说的巧妙，兼而还有故事的宕荡，寓言的隽永……新闻使晨报卓尔不群，文学让晨报个性飞扬。而晨报对文学的鼓吹和张扬也令这几年的徐州文学平添了几分斑斓和妩媚，徐州作家也多因晨报而平添了几丝激情与冲动……

晨报创刊伊始，便固执而又坚定地推出纯文学版块，这在同类报纸中也属罕见。并煞费苦心地命名为“城市绿地”——营造城市人养眼怡神的一片精神乐土。一篇又一篇美文

的确让读者们爱不释手，思而忘形。轰动全城的徐州作家连载接力友谊赛更给寂寞的徐州文坛留下一段情趣盎然的佳话。A、B两队当红作家倾力摹画灯红酒绿滚滚红尘中《躁动的城市》，引得无数百姓竞击掌。

其后，晨报又在徐州市委宣传部的热情支持和精心统筹下，与徐州市文联、徐州市作家协会联合设立并隆重推出了“晨报文学奖”，启事一经刊发，迅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佳作云集，好评如潮。江苏省作家协会多次予以赞赏和推介，常务副主席赵本夫先生专程抵徐出席新闻发布会并担任评委会主任，徐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荣启对晨报文学奖的设立寄予厚望，并欣然受邀担任总顾问。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江恒进、王华超，市文联主席肖俊志及市作协副主席答金龙、耿家强等更是多次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向他们，也向所有关心支持晨报文学奖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广大读者和文学界师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本书选录的仅是晨报文学奖百千来稿中沧海之一粟，均在晨报副刊先后刊出。现以作者姓氏笔划为序，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结集出版，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献给晨报创刊二周年，也献给所有热爱文学的人们。

文学让晨报厚重，晨报让文学久远。让我们共同为都市晨报和徐州文学的明天而举杯祈福吧！

作者為都市晨报總編輯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徐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目 录

都市晨报与徐州文学	王 建(1)
土玩	了了村童(1)
远去的父亲	丁海波(6)
无偿献血(外一首)	大 卫(8)
不再聊天(外一篇)	小 言(11)
归去来兮金雀鸟	于新兰(13)
网	于新华(14)
寻找蝴蝶	马 薇(16)
一个人的脚步	王 建(18)
生命突围	王天琦(20)
钓获水中白鲳	王云立(22)
留住城市的历史	王 炎(24)
海韵风情	王善奎(25)
走进阳光	王 黎(34)
感受泰山	文竹君(35)
迷失	邓联合(37)
梅花开在心里	汉 凤(39)
办公桌前的生活	左 手(41)
梦里周庄	白云升(43)
干菊花	司天戎(45)
九月柿子	叶 烨(46)

海风漾起的白衫儿	立 雪(4 8)
老伴	孙友田(5 3)
草比花高	西江月(5 5)
我的青春岁月	许 东(5 7)
我在,故我思	刘 迅(5 9)
志同道合的兄弟	刘玉龙(6 3)
季美丽张大宝和足球	刘学安(6 4)
与伟人为邻	刘振坤(6 9)
温暖的茶香	刘 燕(7 5)
对成熟和世故的答复	刘燕敏(7 7)
老屋	老 塘(7 9)
校园铜钟(外一章)	朱群英(8 2)
刁肴雅兴	李中国(8 4)
相约红月亮	李 怡(8 6)
两株树	李昆华(9 1)
爱在江南	李雪侠(9 3)
荷	李瑞彪(9 5)
激情五重奏	李明杰(9 6)
洗澡问题	祁炳钧(104)
巡夜的老德	宋 新(108)
开满眉豆花的篱笆	吴广川(111)
碰撞的民族魂	张成珠(113)
天堂里有没有烤红薯的香	张晓灵(115)
青藏高原	肖作华(117)
致开封	肖梦黎(124)
流泪的鱼	肖 慧(126)
农家秋景	邵元亮(130)
老也潇洒	邹传礼(132)
我们为什么喝纯净水	陈恒礼(134)
老枣树	昌 闪(136)
文字写给相通的灵魂	周淑娟(138)
友谊的绝唱	周颖超(140)
眷恋	周继苏(142)
叶师傅家的户口问题	孟昭瑞(144)

百年榴花红	杨剑嵘(149)
思念的人儿泪常流	罗 静(151)
高价西瓜	郑洪杰(157)
旧居	胡正良(159)
徐州名妓关盼盼	胡存英(164)
长征风景	胡 弦(170)
今晚信号三	柳叶河(172)
在老同昌喝茶(外一篇)	郁 舟(176)
又见秋雨	姚 杰(179)
痕	姚焕章(180)
雁荡山遐思	赵 军(185)
喜欢	赵 媛(187)
飘逸的思绪(外二首)	殷召辉(188)
田野间的丁可	徐 明(190)
另一个世界的糖果	高 磊(199)
苇席	唐晓华(200)
南京印象	唐 颖(202)
王董事长	耿家强(203)
风雨兼程八十年	阎志民(205)
发往天堂的短信	郭晓冰(207)
儿子减肥	郭 文(212)
心结	郭 妍(214)
解读三毛	麻 雀(216)
太阳里有花吗(外二首)	曹 洁(217)
寂寞无名山	韩大华(220)
袁世凯葬母	董 羯(222)
沉思的花瓣	温永东(226)
玫瑰的发髻	紫 筠(228)
山枣花	蒋嵐宇(231)
这是中国人的手机	雷泰平(235)
山之思(外一篇)	滕道林(237)
乡长回家	薛友津(240)
窗户玻璃上的月亮	薛 辉(244)
将来的样子	魏霆声(246)

土 玩

了了村童

十年前他怀揣一首诗闯入 A 市文艺界，拜访 A 市名流。“鲸，凝视一粒砂／水在凝视／豹，舔着远古／沉默在放飞……”他朗诵得很投入，名流们听得很木然，最后对他辞去种猪场配种员工作的勇气大大赞扬了一番，却只字不提他的诗。他觉得名流们可恶。

朦胧诗创造了一个朦胧美的时代，名流们不置可否的那首诗，竟在“千手佛新诗大奖赛”中获头奖。A 市作协为此召开新诗研讨会，他登台朗诵：“鲸，凝视一粒砂／水在凝视……”他朗诵得很投入，稀稀拉拉的掌声很冷清。他即兴发言：“时代把我推上了诗台（坛），我是烂了的椽子先出头。你们不可能懂得我的诗，我比你们高出好几个档次，真的，不是一个档次。北岛建造的是拯救意识，我开辟的是荒凉境界。你们知道北岛姓什么？北岛姓赵，《百家姓》上第一个字；我姓钱，“赵钱孙李”，《百家姓》上第二个字，北岛第一我第二。从今天开始，我改名叫南岛！”

赞同也好，鄙夷也罢，“荒凉境界”在 A 市文艺界毕竟成了一个话题。

《现代诗报》以黑体字发出一条书讯：“南岛的处女作《鲸与砂》在美国出版，并引起轰动。”这条书讯复印了上千份在 A 市不胫而走，“先锋诗歌沙龙”邀他演讲，他的“自我”得到了充分发挥，“我的诗集为什么拿到美国出版？为的是跟金斯堡交一交手。金斯堡是同性恋者，符合美国的道德标准，所以金斯堡能够和我并列第一名。如果我也是美国人，哼！”

有人问：“北岛呢？”

“整个中国诗歌落后了二十年，北岛算个毛！沾不上马毛。”

掌声热烈。几位女作者围上来要求签名留念，大学生们要求预订《鲸与砂》，小小的沙龙沸沸扬扬。坐在角落里的职业拳击手发出了不谐和音，“你能搁住我三拳不倒架，我就承认你世界第一。俗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写诗成了打拳？活见鬼！”

书多害才，据说，书读多了就写不出诗来。他不读书就有更多的时间摆弄他的小玩意——查找名人诞辰，著名诗人、作家、学者，不失时机地给他们写信

祝贺他们的华诞。先后收到八十多位名人的复信，不乏对作品的褒奖之辞，他在这些词句下边划了红圈，然后将复信一排排贴在墙上，于是，他就有了一笔值得炫耀的财富，一堵辉煌的墙壁。瞅一眼心里感到很充实。

晚报以头条位置推出了他的新作《疯了的向日葵》，第二天就被读者揭发出来，是抄袭埃里蒂斯的《疯狂的石榴树》。从此，他一蹶不振。

经济大潮袭来，他一夜之间完成了从文到商的进化，挂起“宏扬文化实业公司”的招牌，这位皮包公司的总经理，在商海中着实扑腾了一阵子。先是回到自己的出根之地——种猪场，借得五十头肥猪作本钱，搞起“音像进口”生意来，音像走私是个勾魂儿的黑漩涡，他是旱地的鸭子一沾水就湿了毛，扫黄的铁筢子将他搂得骨碌骨碌翻了几个个儿，五十头肥猪抛得精光。接下来他托人在农行贷了五万元，倒卖起煤炭来。这一步踩在了钉子上，最终“煤倒”成了“倒霉”，五万元赔进去还欠下一屁股债。他不灰心，半个月跑遍了所有亲戚，准备借钱敛资东山再起，可恼的是不但没借到一分钱，反而塞了两耳窝子不三不四的闲话。他躺在乡间一家小客栈里喝了三天闷酒，真有点不久人世的味儿。

第四天来了一位老者，进屋就要讨一杯财气。他给老者满上一杯，连连摇头。老者说：“摇头为‘不’，不即无，无即有，这叫无中生有，看起来你要发大财了。”

他仍旧摇头。

老者说，杯中有蹊跷，心里有打算。你已成竹在胸，说说看。

他端着杯子的手停在半空，心头一激灵，就把半夜睡不着觉琢磨办A市诗酒节的想法说了出来。老者冷笑，“办一个市的诗酒节？太小了，你的气魄太小了。”

“要么办全省的。”

“太小，气魄太小！”

“办苏鲁豫皖四省的？”

“还太小！”

“办全国的？”

“还小！”

他不敢往下想了，“你的意思？”

“自古道，窃财者为贼，窃国者为王，气吞山河才能成其大事，要办就办国际的，国际的诗酒金奖节！”

葫芦大的脑袋怎装得下碾盘，他感到茫然，“办国际的……要有洋人掺和才行，我这土包子哪有洋哥们？”

“好办，我给你借一个。”老者有一位表弟，这表弟内侄的连襟有一位日本朋友，来中国收购大蒜，正好借用。

绊倒拣个金娃娃，他大喜过望，添酒添菜，二人密谈了一夜，国际诗酒金奖节的方案就出台了。接下来无非是聘请市长作名誉顾问，聘请工商局局长税务局局长市场管理局局长文化局局长作名誉主任，报社电台电视台各新闻媒体是不能怠慢的，公安交警是不能忽视的，真真假假十名品酒大师是要尽早派定的。评委会主任这把金交椅非洋人莫属，遗憾的是老者忘了那位小日本的名字，“这样吧，就叫他个官本义男的，官本代表日本，义男，仁德义气之伟男子也。”头衔，好办，“诗歌泰斗”“酒中天皇”“诗酒联谊会总裁”……

功夫在“事”外，好比钓鱼，窝子选得好，食饵下得好，钓，不过一甩竿而已。“国际”诗酒“金奖”都准备好了，万事俱备，举手投足为所欲为也。金奖节闹腾了三天，评出了金奖三名，银奖五名，铜奖八名。换句话说，捐款 15 万的三家，捐款 10 万的五家，捐款 5 万的八家，总进账 135 万元。会务费 25 万元。从市长到司机与会者每人一份“意思”费 20 万元，净赚 90 万元。他高兴极了，抱着一摞账单彻夜睡不着觉。

最后一项“各界品酒”出了点纰漏，躲在“各界”中的卫生防疫站站长硬说玉池酒中含有危害人体的毒素，玉池酒是这次评了金奖的，非同小可。他知道，忘了打点防疫站，这是不可饶恕的失误，挺着脖子挨了清脆的一棒，这一棒给敲去了 20 万元。

毕竟还有 70 万元！他怀揣巨款在西施酒家设宴招待官本义男，当场甩给小日本 10 万元，这义男也真仁义，拒不接受，好说歹说，结果送了两车皮大蒜作谢礼。

有了这 70 万元撑腰，他名片上的头衔好比新播过的麦田，一垅一垅地泛青：

商场报驻 A 市记者站站长

诗酒丛刊主编

纪实文学研究会主席

台港文化集团董事长

大型电视剧《潘金莲》总策划

发奖金、研讨会、新闻发布会，甚至金店开张业、模特儿表演、古玩拍卖，种种场合都少不了他的身影。他一会儿是站长，一会儿是董事长，一会儿是主席。不再写诗，所有的诗会他都是顾问。没有人再叫他“南岛”，因为名片上端正正印着“钱大象”三个字，取“大象慵慵”之意。

他是 A 市一颗新星，一位声誉鹊起的人物，随之鹊起的还有不咸不淡亦咸亦淡的一些趣闻。

他眼馋舞场。每天晚上关起门来抱一把太师椅练习舞步。邻家大嫂说他脚太宽手太短。不是玩这个的料。他气得把椅子腿摔断两根，“我今生今世白活

啦？非要尝尝搂着女人跳舞的滋味不可！”他花五百元请了一位舞蹈老师，苦苦练了一周，壮起胆子下了舞场，一发不可收“脚”，连续跳了三天三夜。说也奇怪，三天后戛然而止。再也不提“跳舞”二字。原来他进舞场第一夜就出了毛病，手像铁箍，越搂越紧，更糟的是下边硬梆梆的挺了起来。女方认为受了侮辱，报告给了警察将他关了两天两夜，有的说小姐与他握手言和，他花了三千块钱作为赔偿。

他喜欢看电视，只看武打片不看爱情片，他有他的理由：那些菊豆杨贵妃麦当娜……太标太浪太狐狸精，看什么？撑死眼睛饿死那玩意儿，没意思。

出入交际场合多了，很想优化自己的谈吐，乡音难改对他是个不可解脱的痛苦，他使劲说标准语，越使劲越不标准，七拧八拐外带一股臭脚丫子味。一次，“回宝斋”欢迎新上任的女经理姚齐稚，他代表商场报领导举酒致辞：“妻子，你终于来到我的怀抱来……”姚齐稚是个泼辣货，竖起眼大骂：“放你娘的屁！”这真冤枉了他，他说的是：“齐稚，你终于来到我们回宝斋”。他自怨自艾，“我这吃地瓜养成的腔调……”不过，把“造诣”念成“造纸”，把“瞠目结舌”念成“堂目结舌”可与吃地瓜无关！A市文化人大都瞧不起他，又忘不了他，因为他是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谈资。

有一件事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

市作家协会筹划编写一套报告文学丛书《时代的辉煌》，宏扬党政领导的光辉业绩，塑造企业家的彪炳形象，还有一个小小的目的，为作家协会搞一笔钱以便开展活动。出版合同发送到企业家手中，几十名作家陆续到位，就在这个当口，经委黄主任出来打坝，腰眼里插一杠子。理由是：耗资太大有害无益。企业家不敢不听经委的，纷纷将合同退回作家协会。作家们大骂姓黄的，作协主席脑袋都气青了，直拍桌子，又束手无策。这时候他来了，他说他有个邪点子可以试试。他让作协主席起草一份人民来信，将A市近年七大秘闻一一列举，如出租汽车贩卖人口、招待所蓄娼养嫖、印刷厂偷印黄色书籍等，要求新闻曝光。信写好后打成电讯稿，稿眉上批字“拟五月份见报”，加盖商场报官印，然后挂号寄给A市韩市长。韩市长一见慌了手脚，忙电话邀请他一晤，他借口有北京来客磨蹭了半天，最后乘韩市长派来的专车赴约。他将经委黄主任从中作梗阻挠丛书出版的情形报告了一遍，“作家们都气疯了，嗷嗷直叫，秀才造反不成写文章可成，都是有影响的主儿，你惹他们干什么？有粉不往脸上搽偏往腚沟里抹，这个姓黄的还能当主任？”“韩市长向作家们赔礼道歉，说了一片好话托他转达，又拨通了经委黄主任的电话，将姓黄的狠狠训了一顿，命令似地说：“《时代辉煌》丛书立即上马，以作协、经委两家名义组稿出版。”

这一炮打得很响，闹得A市沸沸扬扬，五本书进账60万元，除掉编审费印刷费稿酬，净剩20万元。清贫得近乎可怜的文化人得到些许雨露滋润，感恩

戴德，纷纷要求选他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为的是继续分享他的阳光雨露。

丛书出版，他以主编兼发行人的身份参加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乘着酒兴，他宣布独资办一家文化进出口公司，作为作家协会实体，专门为作协筹集基金。作家们喜得脑门放光，频频举杯向他敬酒，作协主席没有忘记他的忌讳，当晚不办舞会，请了豫剧团的名角陶红红给他清唱，《贵妃醉酒》之后，作协主席问“怎么样？”

他拍着大腿：“脆得跟脆梨样、香得跟香瓜样，好！”

“帮帮她，怎么样？”

“什么问题，说吧！”一副包打天下的模样。

“二十九岁了，还没找到对眼的。”

他有点茫然，难道……又觉不太可能，“两条半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半腿的男人还找不到？”

“不不，红红挑剔得很，中国人不行，人家要洋人！”

“这……”

“你不是要办进出口公司吗？”

他楞了楞，呲着牙大笑起来：“噢——她要进口的，这容易，我给她弄两车皮来！”

作协主席哭笑不得，指着他的脑门：“土玩！土玩！”

远去的父亲

丁海波

就在一个月前，父亲撒手西去，走得是那样匆匆。老人家是被突发性心梗夺去生命的。那天，当我和爱人得知消息，急急赶到医院抢救室，看到父亲仰躺在急救床上，上衣已被胡乱地掀起，周围五六个医生正轮番在他胸部按压，旁边摆放的那些叫不上名的仪器，也伴着滴滴的叫声，发出幽幽的绿光。我和爱人被阻挡在抢救室外，透过窗玻璃，看到那些医生一边忙碌着，一边商量着什么。这时，我心里来不及焦虑，就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懵了。一大早我出门上班时，父亲还是好好的，再想昨天，也没看出有什么异样，前天呢，前天父亲也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我一遍遍在脑子里过滤着，一遍遍地在心里对自己说，要不了一会儿，父亲就能坐起来。

就在医生郑重其事并且婉转地向我宣布父亲已无药可救的时候，我仍然不相信那是真的，因为当我得到允许冲进抢救室，直面躺在床上的父亲，他是那样的平静，脸上看不出有丝毫痛苦的表情，就像平时睡着了一样，只是嘴巴半张着，嘴的周围还有刚刚被撕去用于固定氧气的胶布的痕迹，输液点滴仍在缓缓地流进他的体内。我俯身轻抚父亲的脸，攥一攥父亲的手，软软的，温温的。转身看到先前的几个医生和护士，他们正无声地撤掉那些笨拙的抢救器械，当时的我，没有痛苦，也没有眼泪，却被一股巨大的恐惧着实地撞击着，一个人就这样轻易走掉了，一个与我骨血相连的人，就这样再也不能唤醒了。

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说服自己，父亲已走完了他的一生，离我远去，眼前总是晃动着他的身影，音容笑貌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处理完父亲的后事，身心疲惫之余，环顾家中的一应物什，都留有他老人家动用过的印痕。儿子似乎很善解人意，他小小年纪竟几次黯然神伤说出很成人的话：就当爷爷出远门旅行去了。像是劝慰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听了让人更觉心酸。

父亲的一生历经战乱、动荡和坎坷，挺过食不裹腹、缺医少药的年代，到了衣食无忧的今天，浑身上下已落下多种顽疾，随着年岁的增长，症状和病痛愈发显现。但这些年来，他能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用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来和生命抗争。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似乎从没有在儿女跟前叫过一声痛，更

没有像许多老人那样常念叨着要死要活，他甚至从不给我们传递出他已到耄耋之年的讯息。

父亲生活极其规律，读书看报是他每天的必修课，而不需我们照料还能帮助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又让他引以为自豪。我想，父亲肯定也不会料到他会这样离去，那天上午他从市场买菜回来是要准备我们全家的午饭的。于今，我再也无法考证老人家临去时的感觉，只是事后听当时在场的邻居不止一次地描述，父亲斜靠在小区里供人小憩的长条椅上，脸色苍白，汗浸额头，豆大的泪珠哗哗地滚落下来，是心脏绞痛让他难忍之极，还是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让他感到无助。记得那天我踉跄着从医院返家，进了小区，猛然间看到那只装满蔬菜的大塑料包正孤零零地躺在长条椅上，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

上了年纪的人都说，一个人亡故，要等到五七三十五天，他的灵魂才能真正地走掉。我想，那都是人们思念死者的一种心理寄托罢了。

我每天都在思考着一个同样的问题，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弥足珍贵，然而它又脆弱地不堪一击。不经历风雨怎见彩虹，没有生生死死的磨难，你就永远无法体会生命的美好所在。我时时想起父亲，时时环视着家里的一切。如今，物是人非，阳台那儿并排摆放着两只玻璃缸，父亲伺弄两年之久的小乌龟和小金鱼，依然各自在它们的一方天地里游哉悠哉，还有父亲逝去前两天泡在菜碟里的大蒜头，正一天天地向上抽出翠绿的嫩芽。

无偿献血(外一首)

大卫

我就是那个晚睡晚起的人
三月，我的努力就是
比一条小河醒得更早
比一棵恋爱中的树
更能伸出春天的枝条

我要拿出我健康的红细胞
大个的是苹果
小个的是樱桃
不大不小的，就算作草莓吧
以前，我做医生的时候
职业性的目光
看什么都有病。现在
我却像个心满意足的菜农
看什么都绿莹莹、碧葱葱、水灵灵

其实，我本身就是一条河流
献出的支流越多
流域面积也就越大
我对献字的理解，也不是贡献的献
而是想献就献的献
能多献就不能少献的献
三月，对急需点缀的大地来说
我的作用大不过一棵小草

如此说来，我的苦恼就是